

当江南闺秀走出国门

重阳的文化符号

重阳节传统延续了数千年,从辟邪消灾、娱心健体到现在敬老祈福,文化底蕴深厚。很多人认为“不放假的节日不算是个好节日”,但放慢脚步,你就能品味到岁时变化的况味

肖于

很久以前,我们的祖先把茱萸称为“避邪翁”,菊花唤作“延寿客”,这两种江南常见的植物都有很好的寓意。它们同时出现,往往和重阳节有关,那天人们会插茱萸、饮菊花酒,登高望远,以消灾祈福。茱萸、菊花都有药用价值,“药王”孙思邈的《千金方》和“医圣”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都曾记录它们的祛病功效。想来,古时医疗水平不高,小病痛都有可能危及性命,易得的中草药成为人们延寿的希望。和所有的中药一样,这两种植物不仅能缓解你身体上的病痛,还能带来心理的安慰。这一点,从“避邪翁”和“延寿客”的称呼就能看出。

“避邪翁”和“延寿客”双双出席,一定是农历九月九日的重阳节。那正是暮秋和初冬换季的时节,天地之间寒气骤增,祛除寒邪之气,请出“避邪翁”和“延寿客”就很好理解了。

茱萸又名“越椒”“艾子”,气味浓烈,茱萸的叶片和果实都可以药用,中医认为有驱虫祛湿,治寒热的功效。古书《风土记》记录,重阳节日,折茱萸插头,可驱邪御寒。御寒是茱萸的药用性,驱邪只是一种民间传说,“避邪翁”始终笼罩着一种神秘色彩。南朝志怪小说《续齐谐记》中有个故事,讲了“辟邪翁”的驱邪效果。传说,桓景和费长房学习道法。费长房告诉他,九月初九,家中会灾祸,要让家人胳膊上装上茱萸的布袋,外出去登高、喝菊花酒,才能保平安。桓景连忙照做,果然一家老小都免于祸事。随后,世人效法,形成重阳节的民间习俗。

茱萸和重阳节连在一起以后,渐成文化符号,和节日团聚、思乡联系在一起。唐代,涌现很多关于茱萸的诗词,如“遥知兄弟登高处,遍插茱萸少一人”“茱萸正可配,折取寄情亲”“那得更将头上发,学他年少插茱萸”。

“延寿客”菊花历来被国人喜欢,据说国人种植菊花有3000多年的历史。菊花可入诗画,还能入酒。《本草纲目》:“其苗可蔬,叶可啜,花可饴,根可药,囊之可枕,酿之可饮。”西湖边宝石山上有葛岭,传说是因东晋医药专家、化学家、道家葛洪在此炼丹得名。葛洪修炼养生之道,也编写了《抱朴子》《肘后方》等养生延年、修道炼丹的书。他在书中说,饮菊花酒,饮菊花水能令人长寿。人们也一直认为,“延寿客”酿酒是祛灾祈福的“吉祥酒”。到了明代,高濂收集了很多医药偏方编写了《遵生八笺》,记录菊花酒是一种盛行的健身饮料。

“桓景避灾”中,登高望远也是重要一环。古时,人们崇拜神灵自然,认为高山、高的建筑离天更近,更能靠近神仙,重阳登高也只是希望得到神灵庇佑,远离灾祸。秋高气爽,草木萧瑟的时节,杜牧在重阳节登高望远时,写下了“尘世难逢开口笑,菊花须插满头归”。秋季登高,虽难免感怀身世,兴发人生多忧、世事无常的悲凉,但头戴菊花纵情痛饮,乘兴而归,也不失为一种放旷豁达的人生态度。

重阳节虽在暮秋,万物萧然颓靡,却是唐宋时期热闹的节日。那一天,作为法定假期,官员和百姓也都会登高望远,外出过节。就连皇帝也不例外,唐代的皇帝喜欢和官员们一起射箭、宴饮;宋代皇帝会为官员们赐宴簪花,官员们都头戴花束。

既然是节日,就不能不提吃食,重阳节要吃重阳糕。“糕”和高同音,吃重阳糕也是一种祝愿,登高吃糕,未来的日子才能步步高。北宋孟元老《东京梦华录》记载了重阳糕的做法,面粉蒸糕上装饰了小彩旗,还掺杂了石榴子、栗子、银杏等干果,也会捏出狮子的形状。吃法也很有仪式感,九月九日一早,以片糕搭孩子额头,口中念念祷告,祝愿子女百事俱高。

重阳节传统延续了数千年,从辟邪消灾、娱心健体到现在敬老祈福,文化底蕴深厚。可惜的是,现代人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出现了巨大的改变。很多人认为“不放假的节日不算是个好节日”,但放慢脚步,你就能品味到岁时变化的况味,这种变化可以是季节,也可以是人生。假如你不想登山聚会,可以送份礼物给父母,表达一下尊老敬老的心意,或者只是回家看看,他们一定会很高兴。



▲江南闺秀文化培养出了单士厘这样一位立于中西文化之间的才女,她一方面得益于江南文化和女学熏陶,另一方面为清末民初的大变局所裹挟,其胸襟、见识和气质,与明清之际的闺秀已然不同。在她的笔下,江南女性的纤弱之姿逐渐退却,挣脱了旁人指摘女子“自炫才学”的羁绊,取而代之的是“睁眼看世界”后的思索与沉吟。作者供图

得益于江南文化和女学熏陶,另一方面为清末民初的大变局所裹挟,其胸襟、见识和气质,与明清之际的闺秀已然不同。在她的笔下,江南女性的纤弱之姿逐渐退却,挣脱了旁人指摘女子“自炫才学”的羁绊,取而代之的是“睁眼看世界”后的思索与沉吟。

单士厘出生于1858年,浙江萧山人,父亲单恩溥是同治年间的举人,母亲许氏出身于官宦世家。单家本是萧山的望族,后因战乱,迁至硖石,家境遂大不如前。幸而在家庭诗书熏陶之下,单士厘和弟弟都未曾中断学习。单士厘婚育较晚,二十九岁才作为续弦嫁与钱恂,这在当时是十分少见的。钱恂是清末外交家,其父钱振常,其伯父钱振岳,其弟钱玄同都是学有所长的大家。

单士厘著作颇丰,有《受菴室诗稿》《清国秀正始再续集》《清国秀艺文略》《家政学》等,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便是随夫出访的游记《癸卯旅行记》。

1898年,钱恂赴日本考察。第二年,单士厘就携子出国与丈夫同往日本。虽然之后夫妇二人在各国游访,单士厘更是与日本爱女学校校长小具贞子、女教师何原操子等人友好,与日本外务省的官员也多有来往,虽然免不了丈夫交友的影响,但也有了属于自己的社交圈子。可惜的是单士厘虽有日记的习惯,却只是记下了早期出访的琐碎片段。而《癸卯旅行记》则是较为完整的游记,记录下八十日的出国旅程。

单士厘的赴俄之旅是从日本启程的。1903年3月15日,临行前的单士厘担心留守在东京的亲人,但转念一想,“两子一如一婿,分隶四校留学,渐渐进步”,便放下心来。寥寥数语,已不同于传统的母亲送别子女,这次是母亲出行向子女作别,还留下学业上

的叮咛。离开日本之前,夫妻二人和长子夫妇应邀参观了大阪博览会,单士厘有“国民竞争之心”,在教育馆处对比中日教育,感叹中国女教不兴,在水产馆前遗憾宁波渔具无法展出。在大阪等地停留数日后,夫妇二人终于在神户搭乘“西京丸”号前往俄国,途中发生事故,滞留长崎,两人也随遇而安,之后换乘“萨摩丸”,辗转数日,来到上海,又去硖石省亲。

舟车劳顿后,她和丈夫从上海回长崎。再从长崎往海参崴时,因为风浪滞留在已是日本殖民地的朝鲜,发现当时的朝鲜人只能做繁重的体力活,与日本人同船遭到侮辱,却只会赔笑。异国的景象深深触动了单士厘,“无教之民,其愚可叹,其受辱不知又可悲”。接着,单士厘等人在海参崴港口又见到俄国官员盘查行李,“于东方人尤严”。此时正是日俄战争前一年,中、日、俄三国的关系紧张而微妙。五月六日一行人终于登上彼得堡的火车,发现华人从来都不坐一等座,在哈尔滨又听闻俄警察无故殴打华人。联想海兰泡惨案,单士厘写道:“初亦愤,愤而诉,而无效,亦姑忍耐;忍耐久,且以非人力所能回也。”车途漫漫,五月二十三日抵莫斯科,四处观览,二十六日抵彼得堡便不再继续记录。

单士厘的游记,多从细节入手,一路所见情景与其熟悉的江南山水迥异。昔日“中国妇女闭窗在一室,本不知有国”,她有机会“一览欧洲情状,以与日本相比较”,于单士厘,于中国女性,既是乐事,也是幸事。单士厘写下这八十日的游记,望“我同胞妇女,或亦览此而超远征之美乎?”如今女子走出国门已是稀松平常,若是还能心系国民之事,也不枉单士厘苦口良言。

曹晓华 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

1899年,一位小脚妇人带着两个儿子前往日本。地原是大家闺秀,又是朝廷命妇,带着晚清外交使节夫人的身份第一次走出国门。当时出国的女子很少,将所行见闻用于中西文化比较的更是凤毛麟角。这位从闺门到国门的小脚妇人,就是江南才女单士厘。对她而言1899年的旅程只是一个开始,之后数年,“无岁不行”。至1903年,她随丈夫钱恂为“欧俄之旅”,途经数国,将一路见闻整理成《癸卯旅行记》,留下了早期中国女性珍贵的游记文字。

闺秀,必是出身望族、德才兼备的女子。单士厘的生长之地——江南人杰地灵,孕育了独特的才女文化,唱和的诗篇承托着才气,也是出入厅堂的社交名片。闺阁间的飞笺吟咏不必说,吴江沈氏世家、湖州董氏世家、汾湖叶氏世家等都是横跨明清两代的江南望族,诗词书画都是母女姊妹的生活日常。此外又有各处大小诗社,如杭州的“蕉园诗社”,柴静仪、林以宁、钱凤纶等人诗名远扬,既然是大家小姐,家教甚严,彼时的女子行动范围有限,亭台楼阁,春花秋月,便成了江南闺秀笔下常见的题材。但随着时局和风气的变化,闺秀诗人渐渐拓展自己的社交圈子,不仅有女性自己成为闺塾师,也有拜男性文人为师的,袁枚的随园女弟子数十人,来自江南各地,这在“男女有别”的年代相当不易。

江南闺秀文化培养出了单士厘这样一位立于中西文化之间的才女,她一方面

学昆曲的圈子

章迪思

“昆曲 Follow Me 跟我学”是上海昆剧团面向业余人士推出的一年一度的普及项目。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延宕了大半年,终于在日前开班。作为老学员,我在第一时间完成了线上报名,原以为手速够快,没想到后续官方公布,总共158个名额,28场内全部秒光。其中还有来自苏州、无锡等长三角周边城市的学员,他们特意选择周末的班,当天坐高铁来回。

对,你没有看错。不管多么冷门的爱好,总能找到为数不少的同好。那么究竟是谁在学昆曲呢?

以我的不完全的观察来看,除少儿班之外,成人班学员主体是30岁到40岁年龄段的女性白领;也有奶妈辈的上海阿姨,儿孙绕膝,尽享天伦之余,不忘拓展自己的爱好。作为大龄女青年,我常受到热心朋友的指点:“去找个学小生的男孩子对戏呀,说不定……”不,事实是,学戏热情十足的女学员不仅横扫旦角班、武旦班和笛子班,哪怕是生小班,也是以高个女生为主。

最近“魔都名媛圈”成了热词,其实如果不是被功利主义和拜金主义妖魔化的“名媛”,从本质上来说,成年女性是需要几个趣味相投的社交圈的。上世纪70年代,美国社会学家雷·奥尔登堡提出“第三空间”的概念:居住和工作地点以外的非正式公共聚集场所。我更愿意把这里的“空间”概念从纯物理维度扩展到社交维度理解,即,成年女性的人际交往圈层,除了家庭和公司,也应该有基于相同爱好的、松散却又对心灵有某种抚慰作用的圈子。

所以,当我们每周上一次课,相聚一次的时候,固然会认真拍曲、会尊重其事穿上戏服甩起水袖,道一句“不到园林,怎知春色如许”;同时也会在课间交流各自近况,最近新看的戏,小孙子新学会的技能,家里新添的宠物,或是新买了小屋终于离开父母独立生活……某种程度来说,它像一个主题宽泛的沙龙组织,不一定谈的全是昆曲,却又让彼此觉得属于同一类人。

哪怕是学习昆曲本身,它的意义也不仅仅是体会旋律、曲调、意境的优美。昆曲中那些爱憎分明、性格各异的女性,像是来自另一个时空的回应和呼应。《牡丹亭》里的杜丽娘情不知所起,一往而深,穿越生死轮回;《玉簪记》的陈妙常敢于冲破礼教和佛法的约束追求真爱……

作为现代都市女性,我们不至于像《霸王别姬》里的程蝶衣那般人戏不分,但相比于经过消费主义巧妙包装的“女人就要对自己好一点”,我们从传统戏曲中勇敢、独立的女性形象身上,或许倒是能汲取更多真正的力量。这也是为何,“Follow Me”项目办了十年,参与的年轻女性愈来愈多的原因之一吧。我所在的旦角班,几名资历最老的学员已经学了整整十年;还有几名学员中途因各种原因退出,而后重新加入;我们的带教老师也经历了从结婚到生子的人生变化。又由另一位老师二话不说自加工作量把我们班“整建制接收”……期间的来来去去、聚散离合,也堪堪一出戏。

都说人生如戏,其实让我们如痴如醉的,不只是戏曲本身,而是一起唱戏的岁月和身边的朋友们。

四百年前江南才媛的心灵歌唱

胡晓明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终身教授

柳如是这回来西湖的目的,是挑选夫婿,为自己寻找一个归宿。

她二十二岁了,这已经是一个很晚的结婚年龄。看见好看的花,一片片的飞走,也会伤心。这回来西湖的柳,也就是来送自己。

她后来的夫婿钱牧斋说:杨柳风流烟草在,杜鹃春恨夕阳如。西湖边最好看的,就是杨柳。

在感情的历程中,她已经累了。

晚明西湖的春天,四方来游的人很多,士绅、公子、诗人、画家、名流、商人、达官都多。对于柳如是,这里有最多的机会。

杭州的汪然明老先生,了解柳如是的心情,特地安排了这回西湖之游。就住汪先生在西溪的别业;横山别墅。

汪然明,六十三岁了。新安的商人,也是当时的诗人。为人仗义任侠,有一年饥荒,四方来的饥客,都来他家要吃的,汪卖了二十二亩地,分金赠友,后来传为佳话,人称“黄衫豪客”。

汪先生的信中说,二十八号,还有一个人要来见柳如是。她回信说:湖上直是武陵溪,直是桂枝药房矣。非汪先生用意之深,不止于此。感甚,感甚。

武陵溪就是桃花源,遇仙的地方,屈原的《九歌》里提到桂枝药房,是香草香花最多的地方。横山别墅,在横山东麓,靠近百丈里。桐树很多,又近桐坞。林木苍郁,水泊如镜。春天里,鸟啼处处,宛然一整幅青绿山水画。柳如是感到了她的身心也在复苏。汪氏又给了柳如是一个任务,即请柳如是为其好友,一个早逝的江南女画史杨慧林(云友)的书画集,写一篇序。柳如是回信说:泣蕙草之飘零,怜佳人迟暮,自非绵丽之笔,恐不能与于此。然以云友之才,先生之侠,使我辈即极无文,亦不可不作。容俟一荒山烟雨之中,直当以痛哭成之耳……

下了足足五天的雨,西子湖的天终于放晴了。柳如是心情像春光一样明亮。她写信给汪先生借笏:早来佳雨若此,又读先生大章,觉五夜风雨凄然者,正不关风物也……

明代时,西溪与西子湖水路相通,可以从那里一直划船到北高峰南高峰。汪先生在西湖有三处住所,一是城内的缸儿



柳如是像,程庭鹭摹绘。

收藏家王德供图

巷,二是西溪的横山别墅,三是湖边的不系园。不系园不是一座园林,而是明末西湖边一只著名的游船。称为“园”,的确那是一座活动的、变化莫测的园林:人在舟中,临波漾水,林峦绿映,涧桥幽远,波光涵溢,看远山草色树影间,有梦悄然而起。

不系园是陈继儒题的字。庄子说:疏食而遨游,泛若不系之舟。当时有陈继儒、董其昌、李渔、钱谦益、王修微等名流,都在不系园中饮宴,并留下传诵的诗文。还有一个传说,说董其昌与女画家杨云友,在不系园里举行婚礼。

所以,这不是一般的富人奢侈品。汪然明老先生,谁要借他的笏,那是要有条件的,他的约款上写道:必须是“名流、高僧、知己、美人”四种人之一。

柳如是要向汪先生借笏。汪先生除了不系园这样的大船,还有小船,如“雨丝风片”“困瓢”“观叶”“随喜庵”,但是,她够条件吗?

柳如是与陈子龙的交往,与几社、复社名流们的交往,与嘉定四先生的交往,写了不少唱酬的诗歌,这都是大家知道的。柳如是也是美人,虽然身材不过中人,也不喜穿女子衣服,但当时的记传中,仍说她“色甚艳”,说她风流放诞,神情散朗,有林下风。钱谦益曾言,天下佳丽,王修微、杨云友,与她鼎足而三。她今年最为人传诵不已的诗句,是:

最是西泠寒食路,桃花得气美人中。钱谦益以文坛大佬的身份,对此诗大为赞叹,并把它写入一首诗中,让大家传唱。这样,大家都知道了西湖边上的“美人”,专指柳如是。

高僧,是一种生命的品质。超生死、轻富贵、注重超越的境界,看不起俗人俗事。后来明亡,柳如是拉着钱谦益就投奔秦淮河。后来钱死,钱家人向她要金子,她就上吊而死。她有一种清静高洁的禀性。做人做事,飘逸洒落,生命状态,近乎“高僧”。

至于“知己”,汪然明不仅没有任何架子,而且能这样细心,这样周到,为柳如是入海择婿之事,操心投入,任劳任怨,当然算是柳如是的知己了。而柳如是算不算汪先生的知己呢?我们只要读了他们的那些尺牍,就会有肯定的回答。为什么后来钱谦益把那些尺牍都烧掉了,这也算是一个原因。《尺牍偶存》是离开西湖,向汪先生辞行:

鹃声雨梦,遂若与先生为隔世游矣。至归途踏瑟,唯有轻浪萍花与断魂杨柳耳。回想先生种种深情,应如铜台高揭,汉水西流,岂止桃花千尺也……

今天我们读这样情深旨隽的文字,四百年前江南名媛的风韵神采,可以想见一二。

三

后来,汪氏将这一份珍贵美丽的尺牍刊行,请另一明末女画史林天素撰写了小引:“余昔寄迹四湖,每见明格翠芳堤,假红画舫,徜徉山水间,伴黄衫豪客。时唱和有女史纤郎,人多艳之……今复出怀中一瓣香,以柳如是尺牍寄余索叙。琅琅数千言,读过六朝,情深班蔡,人多奇之……再十年,继三诗画史而出者,又不知为何人?总添入西湖一段佳话。余且幸附名千载云。”

又过了三百多年,大史家陈寅恪先生在《柳如是别传》一书中,细致地分析了柳如是在崇祯十二年春天,寄寓杭州西湖时的人事交游、时代背景及当时心境。以析读文本、发掘史实、考核本事的研究方法,不仅展现了一代才媛飘零无依的心境和绚丽芳菲的文笔,而且更将其与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和中国人文的传播传统相联系。

我们今天看这段西湖佳话,至少可得出几点结论:第一,透过陈寅恪先生的《柳如是别传》,明清男女交往的文学小史,扩充了传统中国文学的研究范围,也加深了我们对文学心灵史的理解。第二,陈寅恪先生所创立的古典今事的研究方法,是我们重新解读古典文学的得力工具,表面上看来是风花雪月的文字,背后有人物有故事,有江南才女的心灵歌唱。中国古代文学绝不都是山林文学、贵族文学和庙堂文学,也不只有风花雪月。



登高



佩茱萸

新华社发 张丹 作